

第六輯 再談正音——兼批「正音盲」

徇眾要求，再談「正音」

夏春秋遊溫哥華歸來，帶回一個訊息，溫市的老廣播界以及粵劇粵曲界，十分支持王亭之在本欄痛斥「正音」。因為王亭之說告一段落，不再談此令人氣忿的問題，他們則十分不以為然，託夏春秋寄語，要王亭之繼續寫下去。

好吧，既然溫市反應劇烈，圖麟都亦給王亭之挑起火頭，證明蛋頭的「正音」，令人反感已久，那麼，王亭之便不妨再找些新話題來談論這件荒唐事。

不過，在報紙上談「正音」實在很難暢所欲言，因為報紙很難排出音韻符號，即使排出，一般讀者亦未必讀得準，所以便祇能勉強找同音字來代替，有時碰到沒有同音字，或同音字很生僻，那就祇能用普通的英文拼音，這樣一來，就不準確，而且表達得未必暢順，所以王亭之便祇能放棄一些例子，然而問題就不夠深入也矣。

雖然如此，有許多問題依然值得一談，王亭之試一一加以分析。

同時，由於香港文化水準低落，「正音」一出，盲從者眾，因此便準備批一批那些「正音盲」，上至董建華，下至李柱銘，都要批。

蛋頭「正音」只是笑話

「土着」，「周看(陰平)」，「九紛」，諸如此類所謂「正音」，弄到許多人紛紛問王亭之，王亭之的答覆如下——

所謂「正音」，無非只是一兩個香港蛋頭搞出來的風雨。如今已是第二代。

第一代搞「正音」，是「時奸」事件，此一役敗在王亭之手下，他們曾經一度以打官司威脅，結果自知理虧，靜靜收兵。

王亭之離開香港幾年，第二代蛋頭死心不息，又來「正音」了，於是怪音愈來愈多，弄到講廣府話幾十年的人不識講廣府話，生動活潑的語言變成刻板的死物，當真豈有此理之至。如今他們恃住有傳媒做後盾，傳媒職員又為了飯碗，不得不低聲下氣，照上頭的意願辦事。所以造成一時混亂，但語言自有其生命力，是故此混亂亦無非只是一時的笑話而已，廣府人大可以放心照着父祖輩的發音來說話，根本不必理傳媒的「正音」。

關於「正音」

當日張敏儀姑娘誤聽中大一蛋頭之言，在電台「正音」，規定「時間」一律讀為「時奸」，王亭之便勸張姑娘不可，後來她果然收回成命，亦未因王亭之的「罵」而介懷。

何以不可？因為語言有生命，語音常隨時代而變，這種「音變」乃約定俗成的規律，查任何詞書韻書都無法查得出來。最明顯的例子即是「大嶼山」，人人都如是稱此地名，若搞「正音」，正音為「大序山」，可耶？

更加上如今坊間流行的粵音字典韻彙之類，錯誤百出，而大學中的蛋頭卻奉之為圭臬，王亭之即曾在此類「圭臬」中找出百餘誤讀之例，弄到由吳多泰損資製作的錄音帶不敢發行，是則「正音」云云，無非只是三兩個蛋頭的笑話。

要正音，不妨正將「造詣」讀為「做紙」之類的錯誤（一博士即公開如是誤讀矣！）卻不必依韻書來「正」那些約定俗聲的音，如「時間」

何博士犯兩大錯

何文匯的「正音」，全部依《廣韻》為據，犯了兩點大錯誤。

第一，廣府話在秦漢、晉末、唐末、宋末，以至元明清六次因中原人士流入嶺南，便六度吸收了中原音韻。《廣韻》是宋代的韻書，因此，對於晉唐兩代傳入廣府的音韻便有抵觸。例如依晉代傳入的音韻，「新婦」讀為「心抱」，若依《廣韻》，廣府人說「心抱」便是錯音。請問合理否？電台電視的人雖惡，想亦不可以靠何博士撐腰，便不准廣府人娶「心抱」，祇准娶「新婦」？

第二，《廣韻》的錯誤甚多，連清人編《四庫全書》時，亦在《提要》中批評此書的體例，近代學者修訂其錯誤，多達八千餘條，請問，為什麼偏偏要用這本韻書來「正」廣府人的音。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，已用經清人及近人修訂過的《廣韻》資料，王亭之尚且能找出其一百三十多處錯誤（後來中大祇承認有七十餘處錯誤），搞「正音」，為什麼不同時指出這些情況？

「統讀」與「正音」

「統讀」這個名詞，出自大陸。一九八五年由「國家教委」與「國家語委」聯合發表公告，訂出一個《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》，將異讀統一，規定一個標準讀音。

何文匯大博士教授的「正音」即在這時期之後兩三年推出，他可能以為是配合國家形勢，香港未回歸，他率先回歸。

大陸的「統讀」出籠，經過二十年，如今發現情況混亂，因為許多「古讀」與方言的發音都給「統讀」了，情形就跟香港的廣府話一樣，「古讀」給廢了，方言亦給歪曲，而竟以為廢掉，這些字音才是「統讀音」。

所謂「古讀」，即是古藉中傳統的讀法，例如「期年」，要讀「基年」，意為一周年，不能依「統讀」讀為「其年」。這些傳統讀音如果給廢了，古藉就會造成混亂。

至於方言，最好的例子是廣府話的「排行」，應讀為「排航」，因為此即排成一行之意，不應「統讀」為「排恆」，不排成一行，怎分得出誰排第幾？

如今國家教委與語委已留意到這些問題，因此已由一些「語委」發表文章澄清，「統讀」只限於普通話，古讀與方言不在此範圍之內，這些澄清的文章，未知何大博士教授有沒有看到，假如看到，又未知他如何對待自己的「正音」。

何博士教授的立場

何文匯大博士教授搞出來的「正音」其實即是搞「統讀」，所以他出版了一本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，「正讀」者，「統讀」之謂也，只是他不能像「國家語委」那麼權威，所以才客氣一點，不稱為「粵音統讀」，改稱為「粵音正讀」。

在《粵音正讀字彙》中有一篇〈後記〉，那可能是他唯一一篇關於音韻學的學術著作，在這篇文章中，他說明自己「正讀」原則：「先以《廣韻》系統的切語為基礎，再以古今音變為脈絡，為自己定下指引。」

所謂「古今音變脈絡」，無非根據前人的研究，討論「古無輕唇音」、「古無舌上音」、「喻三歸匣」等等。

他怎樣處理這些前人的研究呢？他認為：「語音自古至今都因發音偏差而不斷產生變化」，所以，古代沒有輕唇音、舌上音，如今廣府話有了，那只是「偏差」而已，這是他的基本立場。換言之，廣府話有九聲而非五聲，那多出來的四個聲其實都是「偏差」，所以何大博士教授就有時接受這些「偏差」，有時則不接受（例如「綜援」他一定要讀為「眾援」）。

將「統讀」的原則用於方言，而認為方言根本偏差，實在很大膽。所以，如今這些大膽現象已造成混亂，弄到「國家語委」要提出警告。

「還原」讀音云云

何大博士教授的「統讀」，雖然說是「以古今音變為脈絡」，實際上他真的是取捨隨心。

以「陽上陽入的變化」一節為例，他在文章中說：「粵音陽上聲往往因口語變調作陰入聲而不知還原，久而久之，便以陰上讀法為流讀」。他舉出「紐」字等為例，即是說，「紐」應該讀如「柳」，紐約變成「柳約」。

此外他又說，「陽入聲更有上移到中入聲和陰入聲的現象」，所以「絡」字，非還原為陽入聲不可，「脈絡」，要將「絡」讀沉，近乎「脈樂」，一讀高點聲就錯。

他怎樣對付這些口語的變讀呢？

他說：「鑑於口語變調的影響，本字彙對誤作陰上的陽上聲比較容忍，而絕不承認陽入聲作中入的誤讀。」

為甚麼同樣是「口語變調」，他卻可以「比較容忍」或「絕不承認」呢？他沒有說明取捨的原則，因為即使他承認的變讀，亦只是「容忍」而已。大恩大德，網開一面。

這就是高高在上「統讀」方言的立場了。

傳媒可能攝於大博士教授的頭銜，於是盲從附和，卻沒有留意到他這種取捨隨心的態度，更沒有留意到他視方言為偏差，痛恨其「不能還原」的基本音場。他們不知道，如果一律「還原」，方言就會給消滅掉。

「綜合」「李柱銘」二例

何博士「正音」，惡到連「變調」都認為錯。舉兩個例——「綜合」，廣府人讀為「中合」，是將「綜」字讀為上平聲，何博士要讀為「上去聲」，即「眾」音，所以「綜援」變成「眾援」。（遲早大家都要等大陸救濟！這真是不祥之兆。）

其實，這叫做「變調」（變讀，變聲）。所有的方言，包括北京話在內，全部都有變調。此即所謂「一聲之轉」，歷來都無學人說是讀別字。因為變調作廢，便連「媽媽」都喊不出來——「媽媽」讀為「麻媽」，「麻」即是變調，由陰平聲的「媽」變為陽平聲。同例，則是「爸爸」、「爺爺」、「哥哥」、「姐姐」，都是一發陰平聲，一發陽平聲，王力教授稱這類變調為「雙詞變讀」。

第二個例是「李柱銘」要讀為「李柱明」，那亦是否定方言的變調，一律要跟宋代洛陽人發聲，請問，是否霸道到無理可喻。只可惜，李大狀似乎已忘記其師長、父執的讀音，竟跟風自稱「李柱明」，扶植他長大成材的余叔韶大律師沒給他氣死，算好彩。

如果這兩個例都是何博士對，「雍正」便要依《廣韻》讀去聲二宋韻，讀為「用正」，不能將「雍」字讀陰平聲，可耶？祇須抽秤這一個音，便知「綜」、「銘」之「正音」為「眾」、「明」，實在是盲目欺世。

李柱「明」不足以做領袖

這一篇文字，是批評民主黨的李柱銘。

王亭之認識李柱銘時，他並未改讀自己的名字，「銘」就是「銘」。可是，如今電視所見，他卻自稱「李柱明」了。

這一改，證明其才情學問，思維邏輯，完全跟董特首同一水平，人家「明」，他卻不明，不尊重父執師長的發音，居然認為他們錯，而去盲從不良的社會現象。

身為黨派領袖，如果欠缺思維邏輯，就不足以勝任。如果他有邏輯，就會知道，廣府方言實不應根據宋代河南洛陽的發音去「正」，方言之所以為方言，即因為其發音各異，倘如一律照韻書，那就叫做語言專制。

現在，連語言專制的事他都盲從，兼且不尊師重道，王亭之對他非常之失望。因為很難保證他不會於政事盲從附和。黨派領袖而盲從，焉足以保證主張正確。若推崇專制，如何維護民主？

是故由明年起，王亭之決定吩咐香港那邊的王亭之弟子停止捐款給民主黨。

董建華帶頭受欺

身為博士、教授的人，離開本身擺學位的專業，熱衷於提倡「正音」，王亭之對他們的評價是四個字：「不甘寂寞」。

如果滿肚墨水，大可以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撰寫論文，如今不然，忽然全力「正音」，「正」到編電視劇來「正」，那就叫做欺世，欺這個社會的傳媒沒有文化。於是順利借傳媒之力來混淆視聽，混淆到董建華都要讀「眾援」，於是博士可能以為得計也矣，生涯殊不寂寞。

然而，道在於野而不在於朝，如今的平民老百姓普遍反對「正音」，將之當成笑話。那不是說平民老百姓的文化水平高，祇是因為他們肯尊重老師與長輩，相信他們所說所教的字音不會錯，這樣一來，就比盲目附和「正音」的人高出幾十皮了。

所以，董建華違背師訓來「眾援」，姑無論其才情學問不及格，祇從態度的取向而言，他已經不及尊師重道的販夫走卒。

博士欺世，欺的就是這個，而董建華卻帶頭受欺。難不成他認為香港要「眾援」，人人擺救濟，擺飯焦分？

文化低落的現象

「正音」變成社會現象，上至特首董建華，下至李柱銘以及報新聞的阿哥阿姐，一律依隨，那實在是令人很痛心的事。因為證明這個社會的文化已經低落，低落到有如鸚鵡學舌，自己全無思考與判斷的能力。

電視台的「正音」以及一些學校的「正音」，更可能受到權力影響。不學無術的人，恃着伶牙利齒就去訓練 DJ，派一本「秘笈」給他們，叫他們接受「新事物」，那就已經是用權力來推廣。不過，如果社會有文化，那些受訓的青年便亦應該想到，方言是列祖列宗的語音，怎可能有「新事物」呢？至於校長要教員跟隨「正音」，那些教員更應該想到，難不成廣府人，包括自己的老師在內全都錯，祇有何博士一個人對？

甘心受權力影響，盲目依隨「正音」，是很嚴重的社會現象。若早五十年，弄權「正音」的人一早就已經落台。——所以，如今的情形祇證明一點，整個社會文化低落，而且以董建華為首，因為他領導的教統局，十分落力謀殺廣府話。

是否承認「變調」？

前已說過，廣府話有九聲，而《廣韻》則祇有五聲，若認為「變調」即是誤讀，那麼，廣府話的九聲就要作廢。如今可以再隨手舉一些例子來說明。

「誤」、「忤」，廣府話讀為「悟」與「午」（後者如「忤逆」）；一個是陽去聲，一個是陰去聲，若依《廣韻》，一律讀為「五故切」，那麼，「忤逆」就要讀為「誤逆」。

「沽」、「固」、「故」要讀「古暮切」，那是廢去陰平聲的讀法。

「布」、「圃」要讀「博故切」，所有的花圃菜圃都要變成「花布菜布」——何博士聰明，因此他「一切兩音」，《廣韻》的「博故切」，他讀「布」為「報」，順應民情；可是「圃」字卻要讀「保」，死不承認變讀。

舉例至此，已經足以說明用《廣韻》來「正」廣府音，簡直荒天下之大謬，何博士對於這類字音不敢去「正」，那就證明他是雙重標準，若要依《廣韻》，那就要完全依足，不可專欺負「李柱銘」與「綜援」。若不敢將「沽」讀為「故」；「圃」讀為「布」，那就不應該叫「李柱明」「眾援」。

「正音」犯雙重標準

在方言系統中，往往以缺乏一些音素為特色，例如，廣府話中沒有國語的「資」、「雌」、「思」音；客家話中沒有國語的「租」、「粗」、「蘇」音。這正是廣府話與客家話的特獨之處，而且，絕對不是缺點，因為若拿國語跟這兩種方言相比，國語缺乏的音素更多。

因此，如果要依韻書的讀法，來逼廣府人依從，那麼，廣府話「資」、「雌」、「思」的特獨發音就消失了只能依國語來資雌思，方言即因此而受到破壞。

不過如今搞「正音」的人卻亦知迴避，對於這類發聲，他們絕對不敢去「正」。於是就成為雙重標準。他們其實亦絕對沒有向公眾交代，為什麼一些字要依《廣韻》，另一些字又不須依照《廣韻》來發聲呢？

雙重標準是學術上的死證，如今偏偏是患上學術死證的人佔上風，能夠嚇倒傳媒、嚇倒教育當局，同時騙倒受他們調教的大學生，那就證明，如今的傳媒與教育界水準低落，五六十年代的傳媒與教師甚至學生，一定不會給雙重標準的「正音」嚇倒。

「時奸」教授雙重標準

中文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五年出版一本書，名為《廣州語本字》，乃清代舉人詹憲慈所撰，據出版人詹德隆的「鳴謝」，知此書「荷蒙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劉殿爵教授提供寶貴意見」；據李棧「序二」，則劉殿爵「建議影印手稿出版，並加編目錄，附註國際音標」。

劉殿爵何人也，即是首倡「正音」，將「時間」讀為「時奸」的大教授。

可是，他主張出版這本書，實在犯了雙重標準，因為他不敢「正」舉人公詹憲慈的音。

祇須舉兩個例就知道。如今先舉一例。

「恁樣」，詹氏以為即是「咁樣」，「咁」是俗字，本字應為「恁」。但如果依照《廣韻》，「恁」有兩音，一音「任」，一音「稔」，劉大教授何以不「正」舉人公的音，認為《廣韻》無「咁」音，此條不足以成立呢？

如果他贊成出版這本書，他就應該承認廣府人的語音不必盡依《廣韻》；如果他堅持「正音」原則，就不應該贊成這本書出版。大教授「榮休」矣，首鼠兩端，此為其治學態度耶？

各從鄉音

續談第二個例。

詹憲慈舉人公在《廣州語本字》的「怎樣」條下說：「怎者，如何也。俗讀怎若點」。那是認為「怎樣」可讀為「點樣」。

他接着解釋說：「此字揚州人讀爭上聲；吳人讀尊上聲；金陵人讀津上聲；河南人讀如榘，各從鄉音而分也。廣州讀若點。」

榮休講座教授劉殿爵大教授於協助出這本書時，不知有沒有看到這些文字？如果贊成，是以欣然協力出版，那就證明他肯接受詹老先生的教導，知道原來方言「各從鄉音而分」，是不應該一味用韻書來「正」的。假如他不同意這個觀點，那就叫做「首鼠兩端」，若堅持「正音」原則，就不必責詹德隆的賬，同意他出版其令叔祖的著述。

王亭之祇前後舉兩個例而已，其實這兩個例已經週遍全書。即是說，若詹憲慈老先生這本書成立，「正音」就不成立，所以王亭之懷疑，劉大教授經「時奸」一役之後，或已知錯能改，如今惟其弟子何文匯續繼「傻盲匯」而已。（只可惜不然，此文發表後，讀者寄來一篇刊在《明報月刊》的劉大教授鴻文，依然「時奸」如故，可是卻一味炫博，引古書「時間」二字，連篇累牘卻與音韻無關，這樣的文章，居然可以發表，那大概是編輯給他的銜頭嚇倒了。）

邪音避粗口

「金學專家」潘國森於本書的編後記，指責何文匯大博士教授的「正讀」犯雙重標準。潘老弟是「英國語言專業學會會員」，憑他的語言專業知識，一眼就看中何大博士教授的死穴。

購與構，依《廣韻》是「古候切」，即 **g** **vu**，陰去聲，讀如「救」。所以邪音霸主就認為廣府話的「扣」音不合。因為他根本漠視廣府話的傳統，將中州的 **g** 聲轉為 **k** 聲。

好吧，就拿着這原則來看「溝」字。

依《廣韻》，是「古候切」，即 **g** **vu** 的陰平聲，讀起來便是廣府話的粗口（男性器官），所以在處理「溝」字時，他又容許 **g** 轉為 **k** 了。說 **g** **vu** 是古音，**k** **vu** 是今音，既是今音當然可以照讀。

同是 **g** 聲轉為 **k** 聲，他可以准許，亦可以不准許，霸道到極，於是累到報新聞的人，「救物」、「結救」、「救造」，成天喊救，真的恐怕有一日累到電視台要人救。

其實何大博士教授還有一個字不敢依《廣韻》，即是「鳥」字。依《廣韻》讀「都了切」，那更加是廣府話粗口，是為性侵犯動作，亦即看新聞的人每聞邪音便在暗罵的那個字。

你看，何大博士教授說自己有一套規律來「正讀」，你相信嗎？鳥！

吐蕃與「吐播」

今人喜歡附和，一有標奇立異之說出籠，便必有附和者，這些附和者又多為傳媒，於是標奇立異之說立刻變成「正」，傳統則自然是「負」。

最明顯的例子是「吐蕃」，此乃西藏的「唐名」，一向讀為「吐凡」，從無異說。然而大陸忽然有兩個所謂專家，認為「蕃」字要讀「播」，此說一出，香港傳媒立刻跟進，居然找出個理由，說「吐播」的音與 Tibet 相近云。稍有學問者，則謂藏人自稱為 Bod，故當然是「播」音。

其實若由頭說到，便知道這些人一直是在發謬論。首倡「吐播」的大陸出位專家，說「蕃」字在唐代無「番」音，他連《唐韻》都懶查，就一口咬定。加上發表文章的編輯也照例不核對資料，於是就人「播」你「播」，冤枉唐代人。

在黑水城發現的文書，乃唐宋元三朝的文物，許多文書直用「吐番」來稱呼西藏，這「吐番」當然即是「吐蕃」，因為有些文書即用「吐蕃」之名。足見當時，「土番」與「吐蕃」二名通用，此乃強烈的證據，證明「蕃」字應音為「番」，轉讀為「凡」音可以，但卻一定不能夠讀「播」。

這即是一個「以訛為正」的實例，此例無可辯駁，除非恃著面皮厚。

唐代的「蕃」

「吐蕃」讀為「吐凡」，本來已鐵證如山，由《大英百科全書》，及一篇法國學者的研究專論（有中譯，刊《西藏研究》），已知「吐蕃」是 Tufan 的譯音，於唐代時，波斯人將西藏稱為 Tufan 焉，何來「吐播」。

可是卻偏有人喜歡出位，凡是推翻傳統讀音的事，他們都立即附和，因此，王亨之準備根據唐代人的著作，對此問題再談一談。

王亨之找到一本唐代姚汝能著的《安祿山事迹》。從書中有「蕃」字的文句，即可斷定此字的讀音。

書中說安祿山「多智計，善揣人情，通九蕃語，為諸蕃互市牙郎」。此即言其為西域各國商人的翻譯。「通九蕃語」，即是懂九種西域語言，這顯然「九蕃」即是「九番」；「諸蕃」即是「諸番」，怎樣能讀之為「播」呢？如果硬要「播」，番薯便應唸為「播薯」！

安祿山偷羊，給捉到，想施以杖殺之刑，安祿山於是大叫：「大夫不欲滅奚、契丹兩蕃耶，而殺壯士！」於是得到釋放。

將奚與契丹稱為「兩蕃」，是為稱西域諸國為「番」的明證。在唐代，「蕃」「番」二字通用。在譯 Tufan 之音時，因利乘便將 fan 音譯為「蕃」，是音譯而帶意譯，可謂神來之筆，一味拗「吐播」，是連唐人書都不讀。

廣府話「救亡」

痛斥「正音」，不經不覺已寫多篇文章，長期針對着一個問題，非專欄之所宜，是故寫完本篇，暫時停止，除非給人撩起把火。

結束之際，總結幾個重點——

韻書的音，不等於任何方言的音。唐宋韻書均以中州音為依據，當時廣府話的發音已不全同中州，而是中州音的變調，同時，變調的情形十分複雜，並不是《廣韻》一部韻，廣府話就依之而變為同一部韻；至於聲調，變化更加複雜，所以廣府話有的聲調，《廣韻》未必有，所以，不可能用一千年前的韻書來「統讀」廣府話的音，否則即等於消滅方言。

廣府話有九聲，所以發音即多變調，倘如一律依據韻書，九聲即祇剩五聲，所以反對「正音」是件保存廣府話的大事，尤其是粵曲界，一旦盲從，就損害了粵曲。

用權力來推廣「正音」的人要反省，自己的老師尊長如何發音（例如前舉詹舉人的發音，即跟我們相同）。不可能廣府人的老師代代錯，直到幾千年後才有一個何文匯發音正確。

如今「正音」已在香港人的範圍內普遍渲染廣府話，反對「正音」，已變成廣府話救亡，斯為大事，並非意氣之爭。